

文學新理性精神

錢中文◎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文學新理性精神

錢中文◎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文學新理性精神

作者／錢中文
企畫主編／郭淑玲
主編／金美香
執行編輯／連茹萍
美術編輯／張淑慧

發行人／薛慶意

發行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北市業字第 5509 號

地址：106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

電話：(886-2) 2363-2866

傳真：(886-2) 2363-2274

劃撥：1630104-7 洪有道 帳戶

網址：www.hungyeh.com.tw

e-mail：hungyeh@ms14.hinet.net

門市部／電話：(886-2) 2736-2544

版次／2004 年 8 月 初版一刷

ISBN／986-7553-23-3

定價 450 元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Printed in Taiwan







再生之歌（代序）

那舊時的歌我早已唱完
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黑色枝頭，水滴靈動
可是那飛雪的點點殘夢？
雨水橫空，那綠色的流溢
可曾浸潤那陳年的遠荒
又是春天，又是春天呀！

我那苦寂的心
渴望盈盈碧水的河塘
我那乾黑的身軀
時時夢想藍色天幕的遮擋
我躺得太久，夢得太長
生命曾如遊絲輕煙
飄蕩在黑星如爆
黑雨如箭的曠空
無依的孤魂昏瞶
也曾倒臥在黑色的浪谷
曲折地上下浮動
如今，那春之訊息
不再是四時輪回
恰是春潮聖光
在潮漲潮落的祈求中

我笨拙地舞向再生之歡唱
又是春天，又是春天呀！

我坐在小花園裏
靜聽那春之喧嘩
綠色的喧嘩呀！
楊冠簇簇迷眼朦朧
生命可在綻開鑽動？
柳絲輕蕩的執著
可在挽吸那縷縷地泉
陽光漾開我童年的微笑
可曾帶著母親的慈祥
輕撫我那厚黑的傷痛？
突然，那瞬間的催動
使那男子漢的感激之淚
有如線斷珠崩
又是春天，又是春天呀！

讓我復甦吧！
那無妄之災的命運
著實令人長歎
可那再生之恩
定當湧泉相報
就因那蒼茫的皇天后土
是我無限留戀的故鄉
那裏，有我妻子忠誠勞苦的目光
有朋友才華的飛揚
有寂寞探索的歡暢
最難風雨故人來探望

還有，我知道
五千年的土地需要翻耕
讓民族變懶的霉味瘴氣需要掃蕩
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平庸的民族
凌空滔虛的救世主
也只能讓我掉進迷幻的天堂
讓逃亡者掉頭而去，吐沫飛濺
創業者雖九死其猶未悔
不是留戀公平窮困的許諾
和那生來就要讓人代表的屈辱
卻要使痛苦的智慧
重建輝煌
再度輝煌！
又是春天，又是春天呀！

還我舊時的節奏吧
那時懷緊迫的翅膀
我不再坐在太湖之濱
歎息生命宛若逝去的風帆
也不再在故園的老屋旁
依著老桑樹和烏柏樹
失聲痛哭！
我扶著青楓白楊
琉璃宮牆
又穿過那車潮人湧的十里長街
在高樓和四合院的溶合中
尋找那時髦又古老的靈感
我只有在立交橋多變的轉動中
享受那未曾有過的自由

揮灑那生命的流暢！
我乘風於青蘋之末
趟過冷月黃沙，大漠雄關
穿過天風海雨，霧山雲谷
看不盡那三春楊柳
九夏芙蓉，秋山紅葉
請相信
只要落入黃泥土
我就會開花結果
花開
即使淚乾風燭
自會升騰一片素樸的燦爛
結果
就像那山林果
會紅遍那西山坡，東山腳！

又是春天，又是春天呀！



作於1990年春日大病之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學新理性精神／錢中文作.--初版.

--臺北市：洪葉文化, 2004[民 93]

面； 公分

ISBN 986-7553-23-3 (平裝)

1. 文學 - 哲學, 原理


528.5

93006494

目錄

再生之歌（代序）	i
第一章	文學藝術價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1
第二章	新理性精神與文學理論研究27
第三章	新理性精神和交往對話主義46
第四章	文學理論現代性問題——生成中的現代審美意識與文學理論55
第五章	交往對話主義的文學理論——論巴赫金的意義118
第六章	文學理論：走向交往與對話189
第七章	走向對話：誤差、激活、融化與創新206
第八章	最具體的和最主觀的是最豐富的——論審美反映的創造性本質222
第九章	文學觀念的系統性特徵——論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265
第十章	藝術直覺和直覺描寫304
第十一章	人性共同形態描寫及其評價329
第十二章	藝術假定性的類型和文學的真實性形態354
第十三章	全球化語境與文學理論的前景395
第十四章	文化「一體化」、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問題	..420

第一章



文學藝術價值、精神的重建： 新理性精神

一

20世紀是文學藝術不斷花樣翻新的時代。現實主義文學藝術時時更新自己的手法，拓展生活的廣度，深入開掘人生，而19世紀的批判精神至今一脈相承，餘韻猶存。現代主義文學中不同派別的一些優秀之作，傾情於20世紀初的人生存的艱辛與傷痛，恰如悲愴的交響曲一般，令人回味無窮。

隨後，現代主義又受到指責。那些在語言哲學與語言論哲學思潮流行中出現的諸種形式主義並受其影響而產生的作品，在發現與運用語言自身邏輯、能指方面，發展到了極致。語言能指功能的自由運用，可以使作者自如地組織話語，隨心所欲地結構句型、敘事形式，從而使藝術形式不斷出新。如「新小說」、「新新小說」、活頁小說即類似於撲克牌式的小說，頁碼可以自由穿插，故事可以任意連接；此外還有「不可解的」小說等。另一方面，由於這些文學新品種將文字自身邏輯的變化視為藝術目的，在理論、寫作原則上的極端化，使得其創作目的趨向於遊戲，文化意義受到排斥，藝術的終極追問遭到放逐而陷於解體。這類作品的出新，是作者任意書寫的任意形式，和藝術價值的淡化與消解

2 文學新理性精神

是共生一體的。

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說，一些作家（指外國的）由於拒絕對生活的美學證明，結果便走向對本能的完全依賴。「它以解放、色情、衝動自由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猛烈打擊著『正常』行為的價值觀和動機模式」¹。人在自我失落中自我娛樂，而鑒賞趣味則無需挑剔！於是另一方面，在20世紀的不少作品中，被壓抑的性本能、原始欲望，有如擠破了潘朵拉的鐵蓋，爭相釋放出來，演出了許多離奇古怪的亂倫、性倒錯、性瘋狂的故事來，特別在大眾文藝中尤其如此，顯示了文學藝術貶值、墮落的一面。

80年代上半期，我國文學藝術的探索，是擺脫舊有的束縛、標舉著一種人文精神，恢復自身的價值，走向創新之路的運動。隨後這一探索，深受西方各種社會哲學、文化藝術思潮的影響。令人眼花撩亂的是，當這些思潮如潮水般湧來之時，也正是我國市場經濟舉步入軌之日。80年代中期，不少人文知識份子突然發覺，自己已被拋入了物的世界，現今一切都飛速地圍繞著物與權在旋轉，一切都為實利目的所侵襲。現實生活的衝擊是最基本的，人們長期為生活中假大空的連篇謊話所困擾而被弄得暈頭轉向。昨天看來分明是光華四射的神聖之物，今天卻發現不過是一堆俗不可耐的腐朽與黴爛。現實中的深沈卑污，使信仰黯然失色，它無情地嘲弄了自己。理想的解體是現實自身的解體。它使不少人也使不少作家四顧徬徨。一些作家走向世俗，面向底層，描繪普通人生存的尷尬與卑瑣的生活狀態，拓寬了創作的領域。有的

¹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第99頁。

作家則躲開崇高，在嘲弄虛妄的崇高的同時，調侃任何崇高，甚至羞恥與良心，這就走向了虛無。有的投入「敘事策略」的追尋。他們以語言能指的自由揮寫、敘事形式的多樣變幻為創新目的，寫得認真，玩得投入，一時有如在文壇上吹過一陣新風。但是意義的消解和形式構成的自由性，削弱了審美的生成，給閱讀帶來了困難。80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文壇上不少作家表現了對人自然本能的崇拜與激賞。在這方面，一些原本是寫作嚴肅的作家竟也未能免俗。穿插於小說中的大量性事描寫，一時使京城紙貴，顯示了嚴肅文藝中頹唐的一面。有的評論家今天以優美的辭藻讚揚那種靈肉隨時隨地獲得滿足的粗俗快感，明天又在報刊上大唱作家的社會責任感應如何如何的高調，表現了文藝批評兩面性的實用主義姿態。至於在大眾文藝中，以頹廢情緒為基調製作出來的書籍，更是在在可見，表現了文學藝術反文化的一面。

文學藝術意義、價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與貶抑，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雖然它並不代表文學藝術的全部精神。看來，20世紀文學藝術意義的日益失落，與人的生存質量、處境密切相關。今天，一些人文知識份子正在尋找一個新的立足點，重新理解與闡釋人的生存與文學藝術意義、價值的立足點，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點，這就是新理性精神。

二

新理性精神將從大視野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首先來審視人的生存意義。一百多年來，人在生存中所遭受的挫折感不斷瀰漫，從東方到西方，由西方而東方。一種是有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例如列強的侵略壓迫、掠奪屠殺，使被壓

迫者的生存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它給人們留下的傷痛連綿不絕，至今猶存。由於東方侵略者失敗後未受應有的懲罰，所以他們的後裔至今未有公開的認罪感。一種是無形的人生存的挫折感，它是由社會環境促成，人身上深層的精神生存的挫折感。它幾乎無處不在，顯得持久而震動人心。

西方學者說，西方人經歷了上帝之死，父親之死，知識份子之死，一直到人的主體性之死的災禍。「上帝、國王、父親、理性、歷史、人文主義，已經匆匆過去，雖然在一些信仰園地中餘燼猶存。我們已殺死了我們的諸神」²。隨後又出現了後現代主義。法國學者利奧塔德在1979年發表的《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中指出：後現代就是「對元敘事的懷疑態度」³。何謂元敘事？即西方啓蒙運動後形成的崇尚「同一性」、「整體觀」的思辨哲學，那些倡導自由、平等、博愛、科學求真的基本話語。後現代主義者還認為，敘事與科學範式不可通約。這無異是說，過去的思想、理論全都受到懷疑。「現在我們一無所有，沒有一樣東西不是暫時的、自我創造的、不完整的，在虛無之上我們建立我們的話語」。上帝死了，信仰崩潰了。人嘲弄了自己。那18世紀曾被宣揚一時的理性與理性王國，原來不過是烏托邦的幻影，理性、崇高變成了欺騙。人突然覺得無所依附，而至於一無所有；無不都是過眼雲煙，茫茫虛無。精神的失落，給人帶來了巨大的痛苦，這就是他精神性生存的挫折感。卡夫卡在1910年12月15日的日記中，

² 伊哈布·哈桑：《後現代的轉向》，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3年，第279、279-280頁。

³ 利奧塔德：《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見《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26頁。

寫到他所體驗過的那種生存的絕望：「我就像是一塊石頭，一座自己的墓碑，那碑上既沒有懷疑也沒有信仰，既沒有愛情也沒有憎恨。既沒有勇氣也沒有怯懦，只有一個模模糊糊的希望。然而，就是這希望也不過是碑上的銘文而已。」¹²年後他又寫道：「……我的內心只有絕斷的幻象，尤其我在那裏（希望之地迦南）是芸芸眾生中最痛苦的人時」⁴。這種沒有希望、沒有出路的情緒的人，就像一個步入死胡同的落魄者，欲前無門，突圍無力，所謂走投無路即是，使人不勝淒惶。在20世紀西方的哲學中，特別是存在主義的哲學中，人的焦慮被作為人的一種生存狀態而成為一個熱門話題。生存的焦慮源於人所處現實社會的分裂、破碎與它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使人在其生存選擇中難以預測自己的命運，他不明白何時會被什麼災禍所吞沒。布洛赫說：「當焦慮超出生物學的範圍，只是作為一種人的存在方式，尤其作為焦慮之夢呈現出來時，它在本質上就是以自我生存本能受到社會障礙為基礎的。事實上，這是惟一毀滅性的，甚至把願望轉向其反面的內容，它最終使焦慮變成絕望。」⁵焦慮大面積地瀰漫與不斷深化，演化而為絕望，使人成空虛的人，扁型的人。

其次，當哲學家、文學家寫到因上帝死去而留下難以彌補的空缺時，物的擠壓則如排山倒海之勢隨之而來，而且隨後這種擠壓愈演愈烈。誠然，人要生存，需要衣食住行，需

⁴ 弗·卡夫卡：《日記》，法蘭克福，1984年，轉引自古斯塔夫·勒納·豪克：《絕望與信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20頁。

⁵ 卡夫卡：《日記》，法蘭克福，1984年，轉引自古斯塔夫·勒納·豪克：《絕望與信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4頁。

要不斷提高、改善它們的質量。人在對物的需求中，形成一種物欲，它一面激發人的熱情，使財富不斷被創造出來，使人不斷獲得物的滿足與享受，這是不容爭辯的。然而對物的無盡追求的內在規律是，造成了對人的擠壓，物的陰影遮蔽了人。物欲的發展不斷轉化為對金錢權力的追逐，使自身成爲一種異化力量，使人變爲物的奴隸。首先，這力量是物質的，當它與權結合，一夜之間就可造就成千上萬的暴發戶與億萬富翁，在物質上掠奪另一些人，人被物擠兌。於是我們見到在尤內斯庫滿舞臺的「椅子」中，不見了人。其次，這力量又是精神的，它使社會時弊叢生，貪污盜竊、損公肥私層出不窮，甚至利用公眾的失語與無言，變本加厲地進行，使社會普遍需要的公德、倫理蒙上血腥的污穢。人間的羞恥、良心、血性、同情、憐憫、誠實、公正、正義等等，進入了新的衡量秩序，即要以斤兩來計算它們。人們可以圍觀人的死亡過程，可以容忍光天化日下的污辱，可以逼人嫖娼，把不從者當眾撲打致死。物的擠壓使不少人的的人性泯滅，使人的獸性惡性膨脹；而對於那些潔身自好、無所依傍的人來說，物的擠壓使他們陷於清貧，給他們造成巨大的精神傷痛。不少人由此失語，失去批判和反抗的能力，從而孳生了各種各樣的宿命思想與悲觀主義。在這物化的時代，歷史、現實都可以用謊言替代，一切都可以進行機械複製，動用美容手術，從物質到精神；一切都可以假冒，一切都被弄得真假不分，一切都優劣難辨。物的擠壓，製造了大量在精神上污穢的人，失去靈魂的人。這在文學作品中已描寫得很多，莫裏亞克式的人物，卡夫卡式小說中的人物，荒誕派文學中的人物，在在皆是。他們或是毒如蛇蠍，或是形同枯槁，或是狀如幽靈，徒具人形。